

南史

冊五



南史卷二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五

王懿

到彥之

孫攜

澹弟洽

洽子仲舉

從兄澹

澹從兄澹

垣護之

弟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

榮祖從父閱

閱弟子曇深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

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沉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

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

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

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

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

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

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

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接遇甚薄，因至始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剋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祇寇豕突，恃我遠征，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

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敗虎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尙有強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

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諡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子正循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
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
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
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
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剋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
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
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
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
偃山縣子爲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爲驃騎諮議參軍
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
彥之佐守荆楚垂三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

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卽以彥之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

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奔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諡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撝

撝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馬撝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尙方奪封與弟竇撝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竇讓封還撝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廡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撝懼詣齊高帝謝卽板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卽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

游撫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
撫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棕曰斷髮文身
其風陋王晏旣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
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模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
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紕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
帶彭城郡撫問訊不脩部下敬爲有司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
史卒子沆嗣

沆字茂瀼幼聰敏五歲時父撫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
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爲征虜主簿東宮建以爲太子洗
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
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
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此
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漑洽並有才名時相代爲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

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溉字茂灌撫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尙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入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爲太子中舍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

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繹曰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漑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間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尙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曰方貴寵人皆下之漑忤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漑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漑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漑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旣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卽迎置華林

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漑奕棊入第六品常與朱
异韋黯於御坐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
騎常侍就第養疾漑少有美名遂不爲僕射人爲之恨漑澹如也家門雍睦兄
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恆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漑家世
所立漑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
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
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以太清
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竈斂竟
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
顏色如恆手屈二指卽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諡有集二十卷
行於時子鏡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爲
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漑卒鏡子盡早聰慧位尙書殿中
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盡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盡定是才子翻

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漑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漑弟洽

洽字茂汾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漑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漑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漑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卽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勅使抄甲部書爲十二卷遷尙書殿中郎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

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漑爲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諡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旣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

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尙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尙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受遺爲尙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尙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旣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爲尙書苗爲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爲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

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鑠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爲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卽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

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蒞多聚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爲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諡壯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弑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卽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逕往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柬南奔時孝武已卽位以爲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旣受都督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爲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卽以家口託皇甫肅勸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